

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汉书》考校

崔梅 谢秉洪

(1.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信息科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42 2.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)

【内容摘要】《汉书》版本很多,现今使用最多应首推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的点校本。然对于《汉书》这样一部流传了近两千年的巨著来说,历代辗转抄刻,讹误难免。作为宋“四大类书”之一的《太平御览》,引书宏富。历来被学者视为校勘、辑佚的宝山。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汉书》资料计2823条,且与今本《汉书》有诸多不同,这便可以作为研究《汉书》异文的一条重要渠道。

【关键词】《汉书》《太平御览》校勘

中图分类号 I206.2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007-9106(2011)01-0086-03

《汉书》是继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。刘知几在《史通·六家》中说:“如《汉书》者,究西都之首末,穷刘氏之废兴,包举一代,撰成一书。言皆精练,事甚该密,故学者寻讨,易为其功。自尔迄今,无改斯道。”道出了《汉书》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。且《汉书》又以其在文学、语言学、目录学等领域的成就,一直受到学者的高度推崇。《汉书》的版本很多,现今使用最多、影响最大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的标点本。点校本以清代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本为底本,参校北宋的景佑本(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,简称“景佑本”)、明末毛氏汲古阁本(简称“汲古阁本”)、清乾隆武英殿本(简称“殿本”)、同治金陵书局本(简称“局本”)整理而成。它征收《汉书》补注所引诸家旧说,同时吸收杨树达《汉书管窥》等新说,择善而从,析出注文(只收颜注,不收补注),分段标点,对部分古字、异体字进行了处理,集以前各本《汉书》之大成。不过《汉书》毕竟是流传了两千年的著作,历代辗转传抄翻刻,讹误在所难免。中华书局的标点本虽选择《汉书补注》作为底本,且参校了不少善本,但暗改、误校等情况还有不少。而利用传世典籍引用《汉书》的数据来校勘《汉书》,则是有效的途径之一。

作为宋“四大类书”之一的《太平御览》,是北宋时期一部重要的综合性类书,该书1000卷,分为55部,引书宏富。张元济《四部丛刊》本跋称其引书1690种;而据马念祖《水经注》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称,其引书达2579种之多,且所引古书十之八九早已失传。清阮元曾说:“存《御览》一书,既存秦汉以来佚书千余种矣。”(《仿宋刻太平御览叙》)因而《太平御览》一书历来被学者视为校勘、辑佚的宝山。尽管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《修文殿御览》、《艺文类聚》及《文思博要》等前代类书为蓝本修葺增删而成,但其引书比较完整,所引整篇、整段的文字,比起前代一些类书割裂

文义、摘录语句有用的多。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汉书》资料计2823条,且与今本《汉书》有诸多不同,这便可以作为研究《汉书》异文的一条重要管道。该书有如下版本:(1)分藏在日本皇室图书寮、京都东福寺的南宋蜀刻残本和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另一南宋刻残本。(2)明万历周堂活字本,清嘉庆鲍崇城刻本,嘉庆张海鹏刻本。日本文久(清咸丰时)喜多氏活字本(从南宋蜀刻本出)。(3)《四部丛刊三编》影印日本藏南宋蜀刻本,配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及喜多氏活字本,1960年中华书局又缩印,为现今最便使用的版本。

《汉书》好用古字、古义,东汉末年服虔、应劭就为它作了音义。晋代晋灼的《汉书集注》是第一部集注性质的书。蔡谟《汉书集解》是南朝至唐最为通行的《汉书》注本。唐初“汉学”大兴,由此诞生了第一部集大成的著作——颜师古《汉书注》。《汉书》在宋代刻书业兴盛后有了最早的刻本——北宋太宗淳化刻本。宋仁宗景佑二年刊本,是现存最早的《汉书》刻本。针对《汉书》传抄讹误日增的情况,校正版本成为北宋学者整理研究的《汉书》的主流。欧阳修、宋祁都曾参与考校工作。刘敞、刘攽、刘奉世都以治《汉书》名扬天下。吴仁杰在三刘勘误的基础上撰成《两汉刊误补遗》10卷,为后世研究打下了基础。清代学者重考据,《汉书》研究成果斐然。其中以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影响最大,成就亦最高。该书大量吸收前人成果,征引的著作、资料多达67家,是继颜注之后又一次集大成的汇注工作。清人的读书札记、文集中涉及《汉书》的也相当可观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、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、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三大考史名著中,《汉书》的篇幅分别占了3、4、22卷,而王念孙的《读书杂志》中,《汉书》部分则多达16卷。张元济先生于20世纪20、30年代先后辑印《四部丛刊》与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,其中《汉书》以景佑本为底本校印,影响甚大。建国后,中华书局以王

* 作者简介:崔梅,女,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讲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;谢秉洪,男,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先谦补注本为底本,整理出版了点校本《汉书》,使《汉书》的流传盛况空前。在当今《汉书》研究领域,陈直所著《汉书新证》、吴恂所著《汉书注商》、施之勉所著《汉书集释》等都颇有影响。

本文对《太平御览》所引用的《汉书》进行了整理研究,运用校勘学、版本学、语言学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知识,考证了中华书局本《汉书》文字的某些讹、误、衍、夺,希望以此为引玉之砖,为《汉书》的文本修订整理提供一些帮助。

说明:本文先列《汉书》文本,然后以案语的形式揭示《太平御览》(以下简称《御览》)所引《汉书》资料的有关异文,并加以考校。《汉书》引文卷次及册、页、行等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,1962年6月第1版、2006年1月第12次印刷。《御览》引文卷次及册、页、行等均据中华书局影印本,1960年2月第1版、1998年3月第6次印刷。

武帝纪第六

五年冬,行南巡狩,至于盛唐,望祀虞舜于九疑。(册1/页196/行3)

案:《御览》卷41引“五年冬”后无“行”字,“于”作“予”,“九疑”后多“山”字。(册1/页197/行51)按九疑即九疑山,于、予同。而《汉纪》卷14叙此作“上南巡至于盛唐”,《通鉴》卷21作“上南巡狩至于盛唐”,皆无“行”字。“行”字或为衍文。二月,诏曰:“朕郊见上帝,巡于北边,见羣鹤留止,以不罗罔,靡所获献。荐于泰畤,光景并见。”(册1/页211/行3)

案:《御览》卷537引“以不罗罔”作“不以罗网”,“泰”作“大”。(册3/页2435/行50)按《册府元龟》卷22、卷82引此均作“以不罗罔”。颜师古注引如淳曰:“时春也,非用罗罔时,故无所获也。”因为春天不是当用罗网的时节,故无所获。据此,原文作“以不罗罔”是《御览》误。

宣帝纪第八

至后元二年,武帝疾,往来长杨、五柞宫,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,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繫者,轻重皆杀之。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,吉拒闭,使者不得入,曾孙赖吉得全。(册1/页236/行8)

案:内谒者令郭穰,《御览》引作“内者令郭穰”和“内署令郭穰”,亦有可议。按《通鉴》卷24及《册府元龟》卷21、卷26、卷171、卷310均作“内谒者令郭穰”,而《汉书》卷66、卷74及《后汉书》卷45注引均作“内者令郭穰”。颜师古注曰:“《百官表》云:‘内者署属少府。’《续汉书志》云:‘掌宫中布张诸褻物。’丁孚《汉官》云:‘令秩千石。盖当时权为此使。’”考《三辅黄图》卷三有“内谒者署”,谓“在未央宫,属少府”。又《通鉴》卷22“会内者令郭穰”胡三省注云:“班《表》:‘内者令属少府。’”又据《昭纪》:“内谒者令郭穰。”内者、谒者各有令、丞,皆属少府,岂其时穰兼两令乎!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,少府属官有中书谒者,成帝时更名为中谒者令,职掌与此相同,当即本文之内谒者。由此可见,此少府属官或称中书谒者,或称中谒者令,或称内者令,或称内谒者令,名异而实同,而“内署令”仅此一见,不足为凭。“署”乃官署之义,疑此《御览》卷89所引“内署令”的“署”字系“者”字形近而误。

哀帝纪第十一

其大赦天下。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。号曰陈圣刘

太平皇帝。漏刻以百二十为度。(册1/页340/行4)

案:《御览》卷4引作:“乃赦天下,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,号曰‘陈圣刘太平皇帝’,刻漏以百二十为度。”(册1/页426/行26)《汉书》卷75《李寻传》删“元将”二字(册10/页3193/行7)《汉书》卷99《王莽传》亦有“元将”二字(册12/页4094/行2),按李崇智《中国历代年号考》:“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下:‘论曰’中言及此事,谓改号为太初,无‘元将’二字。宋祁曰:‘予按《王莽传》以讖文解释,当作‘太初元将’元年。后人不晓四字为号,辄削去‘元将’二字,非是。后得唐本,‘元将’二字果存。’……齐召南云:‘宋说是也。太初是武帝年号,此时何至重记,盖惑于术士之说,创立四字年号,以示更新。其后虽不施行,然后世四字年号遂起于此。’”^[1]此处应作“太初元将元年”。

诸侯王表第二

自幽、平之后,日以陵夷,至孝惠、孝景,河洛之间,分为二周,有逃责之台,被窃鉄之言。然天下谓之共主,强大弗之敢倾,历载八百余年,数极德尽,既于王赧,降为庶人,用天年终。号位已绝于天下,尚犹枝叶相持,莫得居其虚位,海内无主,三十余年。(册2/页391/行7)

案:《御览》卷85引“至孝惠、孝景”作“至乎崎岖”,“强大”作“强大”,“既于王赧”作“暨于赧王”,“已”作“以”,无“犹”字,“海内无主”作“四海亡主”。(册1/页405/行47)按“隘”为阻隔、阻塞之义,而“崎岖”则为形容路之不平,从上下文意来看,“隘”似为更妥当一点。

百官公卿表第七

羽林掌送从,次期门,武帝太初元年初置,名曰建章营骑,后更名羽林骑。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,官教以五兵,号曰羽林孤儿。(册3/页727/行14)

案:《御览》卷242引“羽林掌送从,次期门”作“羽林饮飞期门”,“太初元年”后无“初”字,“羽林骑”作“羽林”,“取”前无“又”字,无“养羽林”,无“官”字。(册2/页1147/行52)按“羽林”、“期门”、“饮飞”均为官名。“期门”,武帝建元三年置,地位略高于“羽林”,掌执兵扈从护卫。武帝喜微行,多与西北六郡良家子能骑射者期约在殿门会合,故称。汉平帝时更名虎贲郎。《汉书》卷28《地理志》:“汉兴,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、期门,以怒或阴喜。”(册6/页1644/行3)“饮飞”汉武官名,少府属下左弋,自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“饮飞”,掌弋射。后亦泛指武官。《汉书》卷79《冯奉世传》:“今发三辅、河东、弘农、越骑、迹射、饮飞、穀者、羽林孤儿”(册10/页3298/行14)宋王禹偁《大阅赋》:“肃肃弋戟,铿铿鼓钲。期门饮飞,云蒸而鳞萃。”清曹寅《正月二十九日随驾入侍鹿苑》诗之二:“旧属饮飞能搏虎,分番郎舍尽攻文。”清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之四五:“一队饮飞争识我,健儿身手此文官。”考上下文意,此处主要讲“羽林名曰建章营骑”,位次“期门”,与“饮飞”无关。《御览》表述不确切。

古今人表第八

尧舜,禹、稷、高与之为善则行,鲧、讎兜欲与为恶则诛。可与为善,不可与为恶,是谓上智。桀纣,龙逢、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,于莘、崇侯与之为恶则行。可与为恶,不可与为善,是谓下愚。(册3/页861/行9) (下转第90页)

(公旧序云:三月七日,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,同行皆狼狈,余独不觉。已而遂晴,故作此词。)

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,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这首词记叙苏轼去沙湖相田时一次遇雨的情况,虽为即景之作,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颇有“任运自在”的禅意,却仍属于“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”^{[4][P15]},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执”。但到了词的结尾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,这种超然的禅意就很明显了。佛家讲“无念为宗”、“无相为体”,就是说不计较、不执著,身处纷纭变幻,心灵却能超越其上。无论是“风雨”还是“晴”都是一种变幻的“相”而已,只有以一种“无心之心”去观照,才能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“本

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?”^{[4][P15]}这时候,才是对真我的体认和复归,才能悟知到生命的真蕴,也才真正达到了“破”。

或许,正是因为苏轼词作中承载的深重悲剧意识,而它又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相通,才能千百年来不断打动人心。也正是他对悲剧意识的超越,让苏轼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代表。

参考文献:

[1]张法.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[M].北京市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89.

[2]冷成金.隐士与解脱[M].北京市:作家出版社,1997.

[3]蔡申.词与悲剧意识三题[J].宁夏社会科学,2006(5):136-139.

[4]惠能著,王月清注评.六祖坛经[M].南京市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2.

(上接第87页) 案:《御览》卷76引无“高”字,“于莘”引作“子华”,“可与为恶,不可与为善,是谓下愚”引作“不可与为善,可与为恶,是为下愚”。(册1/页355/行40)按师古注曰:“于莘,桀之勇人也。崇侯,纣之佞臣也。”张烈《汉书注译》:“于”本作“干”,讹作“于”,或讹作“干”,莘又作“辛”,亦作“羊辛”,夏桀邪嬖臣。据此《汉书》、《御览》皆因形近而误。

传述颡项命南正重司天,火正黎司地。(册4/页973/行3)

案:《御览》卷16引“南正”作“木正”。(册1/页82/行33)《御览》卷79引作:“命南正重司天,以属神;北正黎司地,以属民。”(册1/页371/行11)考颜师古注引臣瓚曰:“南正司天,则北正当司地,不得言火正也。古文火字与北相似,故遂误耳。”师古曰:“此说非也。班固《幽通赋》云‘玄黎醇耀于高辛’,是则黎为火正也。”《史记索隐》曰:“重氏、黎氏二官代司天地,重为木正,黎为火正。据《左氏》少昊氏之子曰重,颡项氏之子曰黎。今以重黎为一人,仍是颡项之子孙者,刘氏云:‘少昊氏之后曰重,颡项氏之后曰重黎,对彼重则单称黎。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。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,非关少昊之重。’愚谓此解为当。”《史记索隐》又曰:“此重黎为火正,彼少昊氏之后重自为木正,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。”《史记索隐》又曰:“按《左传》重为勾芒,木正,黎为祝融,火正。此言‘南’者,刘氏以为‘南’字误,非也。盖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,兼司天地职,而天是阳,南是阳位,故木亦是阳,所以木正为南正也;而火是地正,亦称北正者,火数

二,二地数,地阴,主北方,故火正亦称北正,为此故也。臣瓚以为古文‘火’字似‘北’,未为深得也。”《汉书注译》:“南正也称木正,火正也称北正,古官名。”按“南正”、“木正”皆可,但与“火正”相对,《御览》作“木正”似更妥当一点。

宦者淳于陵渠复覆《太初历》晦朔弦望,皆最密,日月如合璧,五星如连珠。(册4/页976/行5)

案:《御览》卷16引“宦者”作“官者”。无“复”字。引“晦朔弦望,皆最密”作“晦朔望最密”(册1/131/行42)按《御览》引“宦者”作“官者”盖形近而误。又按考前文:“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,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,复使校历律昏明。”此处有“复”,似更为妥当。

戎马车徒干戈素具,春振旅以搜,夏拔舍以苗,秋治兵以狝,冬大阅以狩,皆于农隙以讲事焉。(册4/页1082/行2)

案:《御览》卷270引“搜”作“搜”,“拔”作“𦏧”,“皆于农隙以讲事焉”作“皆以农隙以讲武事焉”。(册2/页1261/行38)考《御览》卷18、297引《左传》曰:“春搜夏苗,秋狝冬狩,于农隙以讲武事。”(册1/页91/行25)、(册2/页1369/行24)《宋史》卷190:“三路保伍之法,虽于农隙以讲武事,然犹事毕则兵器藏于官府。”按《御览》所引有“武”字更为妥当,此句可释为:都在农事空隙去演习武事。

参考文献:

[1]李崇智.中国历代年号考[M].中华书局,1985.

[2]班固.汉书[M].中华书局,1962.

[3]李昉.《太平御览》[M].中华书局,1960.